背月面（完）

体育馆里面乐声明亮，背面的回廊却没一点光，假如有人不凑巧闯过，能见证17岁少年最冲动恋爱。

刚从舞台下来，班长指挥同学安静守序回到自己座位，文明分亦计入比赛成绩，每个通道口都有人负责登记，无理由进出同样会被扣分。开场前班主任特意强调，他不敢大意。众人落座后，两张空荡椅子轻易出卖罗渽民与黄仁俊消失事实，他弓着背快步走到座位在二人之前的李楷灿身旁，压低了声音问：“这俩人呢？”

李楷灿回头，视线从无人座椅上一扫而过，耸了耸肩：“不清楚。去上厕所了吧。”

“啧。”班长眉头蹙着，“你给他俩发个消息，说回来别被门口学生会的人抓到。”

“知道了。”

每个班少说五十个人，上一个班的表演结束、下一个班入场前，总还是有那么一小会儿的混乱。人和人摩肩接踵，挤在小小的回廊，空气是湿热的，被压缩在逼仄的空间，教人难以呼吸的闷。黄仁俊抬起左手松了松领带的结，解开衬衫最上一颗扣子深呼吸，略微缓过气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闻到汗液混杂的味道，他叹了口气。使用过久而显得昏暗的灯的尽头是黑沉的夜，再穿过就回到体育馆的观众席了，黄仁俊几乎走在队伍的最末端，随着人群的速度向前移动，将将没入黑暗的时候，右手却被抓住了。

黄仁俊的视线顺着看过去，隔着两个人，罗渽民的手臂不知历经何种艰难穿过，握住了自己的手腕。暗青色的灯光下，罗渽民的脸犹如置于河床之上，暗青色的水流从顶端不动声色地流过，发尾被汗濡湿的样子也像浸没水中。见到黄仁俊看过来，笑容一下从他的嘴边绽开，嘴唇轻微开阖，做出口型。

黄仁俊看懂。他说，跟我来。

黄仁俊转身对两名同班同学面带抱歉地解释自己忘了一些东西在后台，他们理解地偏开身体，为他让出一小块空隙，足够黄仁俊侧身，迅速地通过，他小声说了句谢谢，二人摆摆手，都没有回头。人们都朝前走着，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和罗渽民的脱逃。

罗渽民说完那句话便放开了手，等黄仁俊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走到离场的那扇门后边，门的另一面就是工作人员，此刻正专注地看着台上的节目，黄仁俊轻巧地跑过，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跑到罗渽民身边，倚着墙大口喘气。

罗渽民看着他这副模样，笑得很满足的样子，他顺过气，凑到罗渽民耳边，“干嘛呢。”

于是又被牵住了。

体育馆三面都透出温和的光，来自舞台上，唯有舞台背靠的那一面，白天看与另外几面并无差别，只到了晚上，便显出没有一丝光亮的特殊。小情侣和偷偷抽烟的学生才会上这来。可大概是合唱比赛的日子，体育馆里里外外都是老师和学生，也没有别人有这么大的胆子了。

黄仁俊同罗渽民站在黑暗中，听正在表演的班级唱《虫儿飞》：“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歌声可以传得很远，他们不用那样悄声说话。罗渽民说，等这首结束下个班进场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进场口出去，那时候人太多，检查的人管不过来。

他说话时总是看着黄仁俊，故而显露出明亮的眼睛，被这样的目光注视着已经很久，黄仁俊仍旧面上发热，问确定可以吗？罗渽民又笑了起来，没有回答。习惯了黑暗之后又能看得清一些东西了，比如近在咫尺的互相的表情，犹豫神色大概只在黄仁俊脸上停留了一个问句的时间，又再次松散开来，小男孩天性爱玩爱自由，对他人的演出其实并没有太大兴趣，老实坐在观众席上等待到自己登场已经算诚意十足。

否则也不会在方才没多想，便选择了跟随罗渽民走到众人的反向。

意识到这里才发现罗渽民握住他手腕的手已经松开很久了，可是被握着的触感似乎还停留着，黄仁俊抓了抓手指。声调柔软的歌曲唱到“冷风吹，冷风吹，只要有你陪”，黄仁俊作为校合唱队的成员，《虫儿飞》自然是熟悉的曲目，歌词在声音扩散的过程中变得模糊，罗渽民大概听不明白，却在黄仁俊的脑海中变得格外清晰。原本不曾多想的纯真无邪的童谣，在此刻热融融的晚风中，意味忽然暧昧起来。那份热度似乎是褪不下去了。

他想告诉罗渽民快结束了来转移注意力，却仍是习惯性地压低声音凑近了说，罗渽民偏头回应时，黄仁俊的嘴唇就在不经意间略过了罗渽民的脸。

他是领唱，上场前有文艺委员特意为他上妆，涂抹口红，不知道到现在还剩下多少，会否在那张脸上留下痕迹，黄仁俊下意识用手指去抹，碰到漓漓的汗才想到怎么也是应该用纸巾。裤袋里的纸巾因为长久地贴近身体，捏在手里，微潮而带有体温的热意。一个失误动作的打岔就让他忘记刚才蹭过罗渽民脸的位置，回廊太暗，黄仁俊即使靠得很近睁大眼睛，也分辨不清究竟是哪里，索性那一整片区域都擦过一遍。

呼吸穿过彼此，碰上对方的脸之后再折返，像小学数学题里来回奔跑的小狗。这场往返跑中最省力的是鼻尖的小狗，之后是额头，嘴唇边的小狗为了跟其他位置的同时抵达对岸，需要奔跑得最卖力，罗渽民盯着眼前晃动的细白手腕，这么想到。

有点不公平。

虎口第三次捉住了那只只用大拇指和食指便能环住、甚至还留有空隙的手腕，仿佛雏鸟的脖颈，在他指间轻微发颤。轻巧地，他促成两块大陆版块的漂流碰撞。

“我们好像……错过溜出去的时机了。”

分开以后的第一句话说的是这个。罗渽民用鼻子发出轻轻的哼笑，黄仁俊被他笑得发恼，伸了腿就想踹他，“笑什么笑。”

接吻的时候其实想了很多东西，比如歌已经唱到“一双又一对才美”了，上心之后每一句都搞得他耳朵发烫，这样的歌却是被一群人毫不害臊地演唱出的，像是被他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击败，心下有种格外的挫败与羞耻。

又比如罗渽民的手掌跟脸完全不一样，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下，感触到那只手干燥，顺理成章地联想到洁净，而自己攥着那团纸巾，罗渽民的汗水和他手心的汗溶在一起，他其实有点乱糟糟的。

再比如他的另一只手自然地抓住了罗渽民穿着的T恤——演出服装是为合唱比赛用过心思的，他们班唱《外婆的澎湖湾》，批发了全班人数的纯白T恤，组织几个会画画的同学一起，利用周末来学校亲手做手绘T，黄仁俊自然难逃宿命，罗渽民的画画水平倒是一言难尽，却也跟来了。黄仁俊对他说你就画海吧，有手就行，深蓝浅蓝看心情抹。他有一大罐白色颜料，挖出不同的量跟蓝色混合就成了许许多多不同的蓝。

将近中午的时候其他人陆陆续续出去吃饭，问黄仁俊他们要不要一起，黄仁俊看了一眼仍在蓝色中苦战的罗渽民，婉拒了邀约，说你们先去吧，我等他弄完我俩再去吃，手指指了指背后比面对数学卷压轴题表情还严肃的男生。

教室里只剩他俩，除了空调运转的声响，别的什么也没有，罗渽民很快将脸转向他，握着画笔露出被抛弃的表情，黄仁俊走过去，画面比预想之中其实好很多，他忍不住揉了揉罗渽民的头发，说做得很好啦，去吃饭吧。得到肯定的罗渽民仿佛大型犬似的立刻一边嗯嗯一边开始收拾东西，黄仁俊站在门口等他，罗渽民走近，倒没有了继续往外走的意思，“因为太累了，所以想先吃一点东西。”

饼干？还是小面包？黄仁俊还在思索着早晨往书包里塞进去了什么零食，就被对面的人推到了门板后面，他小声抗议会被监控拍到的声音很快被融化这个吻里。

少年人的嘴唇皆质地柔软，但表面长久的干燥带来起皮，摩擦中不免显得锋利，不过此刻锋利也是必需的了，仿佛这种无可名状的神奇勇气就合该搭配这样气势汹汹的无差别攻击。黄仁俊有些晕晕乎乎的，全身力气汇在脖颈处，脑袋一动不动，眼不眨，手指也要发僵，罗渽民一不做二不休，将自己的手掌合过去，拢住他冰凉的指尖，去捏他的掌心，那里纹理分明，每一条线指向不同的方位，罗渽民的手指划过，好像旅经黄仁俊的未来轨迹。

指尖一时失力，被勾住的书包就顺着门板摔落，声音短促而沉闷。如今没形没状瘫软在地板上，罪魁祸首已然无暇顾及。窗外天空的蓝色是用一大团白加一小点蓝和更小一点柠檬黄可以调出的那种。

罗渽民含着他的下唇，模糊不清地说学校这么抠才不会，他们只在考试那几天开摄像头。

黄仁俊被他限制在门和手臂间的狭小区域，回击道，“那其他人呢，吃完饭回来看到怎么办。”

他们至少还要喝碗糖水。

黄仁俊推开他，弯腰捡起自己的背包再关掉教室里的空调，转身开门，语气是装腔作势的恶狠狠，“他们最好会。”

罗渽民在他身后露出得逞的笑。

“我们吃咖喱鸡扒好不好，吃完待会也去喝糖水好不好，我想喝椰奶龟苓膏——”

“喝喝喝喝喝。”

你看，黄仁俊明明想了这么多，开口就成了毫无干系的另一句，这不是他本意。罗渽民不接吻也要挂在他身上，说不要紧，后面还有很多个班，我们还有很多次机会，热气伴随话语喷在黄仁俊的后颈，黄仁俊要嫌热，扒他的手，可是架不住他不留神就又凑过来啄一口嘴唇的撒娇，很多无足轻重的抱怨就都被堵了回去。

偶尔会有人从楼下走过，商量怎么把刚买的汽水藏好带进去，大概也是找了理由出来，忍不住（谁忍得住）去了小卖部偷买零食，但大大咧咧带着零食进场简直是活靶子等待狙击。另一个提议那我们就在这喝完再进去吧，他们便真的站在那儿了，声音断断续续从底下飘上来。刚听到他人声音的时候黄仁俊还很紧张，顾不上肩膀被罗渽民圈着的燥热，一下又抓住了罗渽民的衣角，他害怕谁莫名其妙抬头，就能看见暗中两条身影过分紧靠。

但罗渽民靠得更近一会儿，他就又都不在意了。接吻大概会分泌让人轻快的激素，被人看到和看到别人，仿佛鬼遇见鬼，谁也说不清谁的惊惶更甚。之前陷在那样轻慢柔和的氛围里，想象都是浅淡明朗的色调，忽略四面八方或许都危机暗伏，现在才发觉相比从楼下看见，回廊的两端哪怕有一个人同他们一般大胆，伸出脑袋查探这里是否是安全的暂时避难所，他俩的秘密都将暴露无遗。这样意识到以后，反而不觉得害怕了，他的双手挂在罗渽民的脖子上，不住地用舌头去舔对方的齿根上颌。

他们亲了好久好久，久到最后一个班都要上场了，主持人在台上声音洪亮：“接下来我们有请压轴的队伍……”谁写的稿啊，没被语文老师改作文说压轴不是最后一个吗，黄仁俊小声嘟囔，罗渽民听了笑起来。“这下没有机会了哦，”罗渽民的声音黏糊糊的，“我们只能等他们离场跟着一起回去了。”

好吧。黄仁俊耸耸肩膀，句末语气词的意思是遗憾，脸上却没有任何遗憾的神情，“那我们站在这干嘛呢。”

天知道最后一个班运气这么背，也唱《虫儿飞》跟人撞车。婉转歌声里，17岁少年又一次，被最直白歌词捕获。

柔情常常跟不可思议组合起来使用，没有因由，突如其来，仿佛一阵过于温和于是失去机会在天气预告里登场的风。其实罗渽民说我们可以偷跑出去的时候黄仁俊原本做过许多预想，或者说计划，他想让罗渽民等他去洗手间把脸上的粉底卸掉，文艺委员语重心长告诉他你们男孩子不懂，不能拿洗面奶洗洗就完事，于是专门留给他了一瓶卸妆乳。洗完脸他和罗渽民可以把身上的衣服换掉，领唱穿白衬衫打深红领带，黄仁俊有习惯在衬衫里面穿一件背心，在舞台上灯光有如烤箱里的烤灯，把他烤得只差刷色上桌，他看罗渽民的脸上那么多汗，想必脖子一圈往下的布料也都汗湿。

做完这些事他们可以去小卖部买包酸奶或者果冻爽或者一瓶汽水，还拿得下的话他们一定会再买包薯片，乐事黄瓜味，超值分享装。比赛之前的准备太过耗时，他没吃多少东西，罗渽民说不想一个人吃饭，就傻乎乎地在教室里反坐在椅子上，看女生给黄仁俊上妆。这个点走操场未免太过显眼，他也不喜欢刚才那两个人站着的地方，让黄仁俊选，他一定会选操场边缘靠近砖墙的肋木架，爬到最顶上坐着，一边吹风一边吃，脚勾住最近的一根杠就可以坐得很稳。砖墙的另一边是一所医院的住院部，到夜里仍然每一层都有光亮，肋木架很旧了，等他们再爬下来的时候手上大概会有金属锈蚀的味道。

你看，他总是，想了那么多，最后全都不一样，旧人充满智慧，说计划赶不上变化，黄仁俊没料到他和罗渽民仍穿着脏兮兮的汗湿衣服，肚子空空发出叫声，也没料到人类这样能接吻，可以吻了五六七八再加一首歌的时间，他的嘴唇大概比傍晚刚被涂完口红的效果更显著。

李楷灿看到他俩，诶诶地说还好你俩回来了，不然我就得帮你们搬椅子了，拍着胸口一脸庆幸的表情，问道，“你们看到我发消息了吧？没被检查的记吧，那谁，”他朝班长努努嘴，“急死。”

罗渽民挑着眉毛，“说啥呢，那必然没有好吧。”他很快被人群挤到黄仁俊和李楷灿的后面——都被关押在密封小盒里太久，离场像大群的饲养鱼虾找到隔离网的缺口，学生们闹哄哄地往那窄小的口子挤。他搬着椅子在后边听李楷灿眉飞色舞：“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班后边的后边，7班那个，”说着还扭头环顾一圈没有熟悉的7班人脸，才继续，“唱到一半，低声部集体消失了我的天哪……高声部越唱越高我看他们班领唱都快不行了，太搞了。”是吗，罗渽民听着，他完全没有印象了。新的话费短信让手机在罗渽民的口袋里发出振动，他腾不出手，只好让手机在幽暗的裤子口袋里兀自亮着，短信的横幅提示下面是另外两条来自李楷灿的未读消息。

END.